H. H. MU CHINESE LIBRARY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五

吳山俞允諧女欽閱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呂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

此公拳拳朋友

荅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有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畫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

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

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莫不有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氷於其旣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言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

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旣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

雖不能言烏敢吝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文行甚美可爲湖學縉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

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未至說足下輒弛
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
修德所得所録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
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
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鼓行
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
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
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
直寬破造物
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廹蹙督責不使有斯

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畀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太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志明矣人又

不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氏多稱王徽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待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答俞景文 銘碣至今日濫觴極矣讀此可爲戒噫

惠書以先大人道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譽而

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輙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固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

身且不免爲世所記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
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
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
傳也其文美矣而其文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
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
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
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
何爲討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人
之文未論其工拙先窮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

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甚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為人所輕訕冀在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其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為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亾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

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於今耶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

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著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

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巳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巳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巳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速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徵察吾兄意氣愿款似非流俗之

相給誑者故畧據意可否無所闕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箇中人）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昔兵燹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

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觀又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

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為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入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為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為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為

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穌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碎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

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蘓

子。而已。蘓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少好蘓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蘓公之文知公爲蘓子諸孫嘆曰得蘓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蘓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奥之於道德者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

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蘓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

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斯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脩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皐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巳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曁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敎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

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旣而邑人尊之旣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濡陽戴公原禮請敘其篇首予年二十餘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旣皆淪謝而予亦頹然無

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脩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脩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楊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道其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為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忠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眾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眾人而視知者雖同時猶莫能及況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說不到）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推視善

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思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救俗之論耳。此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

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痱腫蹶盭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卽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

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取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

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於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涖其事通判王子脩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遂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

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
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
蓋皆借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
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
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
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為社稷鎮行乎藩
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
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　聖天子之恩而可以
稱為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

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六

吳山俞允諧汝欽閱

序記

董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啓

將來之患。一時之或解。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略。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諜。叙長幼親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

積德以求無獲罪於天修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盡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以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董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

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諜未修、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予叙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修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

仁義修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諸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感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

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啻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殁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旣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其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

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狷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躁二者皆非也而狷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巳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餙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

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恒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

伯特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變姓名爲吳氏門卒不識子眞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眞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比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眞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

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怪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斲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

然不敢指儗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辭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濫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

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詈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此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古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天者可明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

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縣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予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善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

立也茇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必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爲之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

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子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言諾然余日侍軒陛間覩 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愼也子其愼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敎䂓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

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皐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存羨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脅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

捃摭闇闠笸篋甕盎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塩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令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

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甿。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嗟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髢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

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以此爲喜爲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快，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

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為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羨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為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

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
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
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
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劉君序 無可生發只得立一有志題目勸勉之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
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毀蔑廉隅。與
俗相媮沺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
冀得盈歳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廢職多不修。關市之

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修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溪三年恆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使有位者皆務修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

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大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支

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内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驕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